

生态文明的性别新构想

——来自生态女性主义的男性参与

艾晶^{1,2}, 刘爽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732;

2.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34)

摘要: 生态环境议题是当今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生态环境破坏往往会加剧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 而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同样会使生态环境恶化。一直以来生态女性主义的涉猎范围较为广泛, 然而以生态女性主义为基础构建的反思视角略显不足, 由此, 在对其进行解析的过程中, 强调女性参与生态环境事业的同时, 不能忽略性别生态的平衡发展和性别的支持互助, 要注重男性参与和男女合作的模式, 以此审视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价值意义, 凸显其在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上提供的新思路以及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 男性参与; 男女合作模式; 生态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407(2015)08-183-04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ew Idea on Gender: Male Participation from Eco-Feminist

AI Jing^{1,2}, LIU Shuang²

(1.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Eco-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the focus of today's academic concerns, environmental damage often exacerbates gender inequalities and gender inequality makes the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The scope of eco-feminism study is wider, but the reflection on eco-feminist perspective built is not enough. We must focus on male involvement and cooperation model while stressing the female participation in the course of analysis and not ignoring the support mutu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balance of gender the emphasis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fundamental value of the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feminism and highlight new ideas provided in achieving 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male involvemen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must be stressed.

Key words: eco-feminism; male involvement; male and female cooperation model; ecologi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 引言

“妇女与生态”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西方公众的视野, 随着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和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环保实践中, 并逐渐形成“妇女与生态”研究的女性主义分支——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主张改变人统治自然的思想, 并认为这一思想来自人统治人的理念。它批评男权的文化价值观, 赞美女性本质, 反对那些能够导致剥削、统治、攻击性的价值观”^[1]。极力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认为只有改变了这种思维模式, 在多元价值的氛围之下才能有效控制环境逐渐恶化的趋势; 地球上的万物均没有等级划分之说, 提出一种非等级的概念来重新建构所谓的关系问题, 反对“父权制”的世界观及生物间的高低等级。

2 同类研究回顾

2.1 国外相关研究

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 最早有国外妇女环保运动的实践, 非洲的绿色林带运动(Green belt movement)和印度的抱树运动(chipko movement)。她们通常从受害者与生理性别角度, 强调女性与生态问题的密切联系以及妇女参与环保运动的必要性, 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 强调环境问题和妇女问题的解决必须结合进行。

1974年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中,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Francoise Faubonne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概念。她把对女性的解放和对自然的解放当作自己的事业, 强调要想解决生态问题必须加上女性的视角, 倡导要建立一种新的革命关系^[2]。Val Plumwood讨论了二元论的逻辑结构, 强

基金项目: 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转型期女性流动与社会分层研究”(11BSH029); 2012年沈阳师范大学重点教改项目“女性研究小组工作坊的建设与实践”(JG2012-ZD028)

作者简介: 艾晶(1976~), 女, 辽宁铁岭人,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女性学; 刘爽(1988~), 女, 北京人, 硕士, 研究方向为女性学。

调在自然关系中“自我”的重新建构,承认人与自然的差异,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连续性,加强这种关系的表达,不是利己的自我,而是与他者建立关系网络中的自我^[3]。1997年,蕾切尔·卡逊(Rachel·Carson)作为一名海洋生物学家,在《寂静的春天》里把更多的眼光放到生态保护中,自此西方女性主义者开始关注自然,为现代环境运动拉开序幕^[4]。而卡洛琳·麦茜特则在《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中阐释了人类不合理接触和利用自然的根本,描述了自然从生到死的过程,强调每一种生物的价值所在,都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5]。而在《女性与自然》中,Griffin更多地强调女性与自然的关系,阐述其关系意涵所在,对比男性来说,认为女性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更好的关系基础^[6]。

相关的其他代表人物如Warren,则从哲学的角度去看生态女性主义的意涵,批判了二元的思维模式的应用,强调从结构关系上打破“父权制”的框架,倡导建立新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类型。认为不是女性就是自然,自然就是女性,了解自然就像是了解自己一样,这样会再次陷入二元的分析框架中,女性主义也并不代表女性就一定优于男性,而是更多的男女平等的性别关系^[7]。Charlene·Spretnak的研究则从根本上反对父权制,认为生育和人的本体是最根本的基础,她还应用后现代的理论观点来审视生态女性主义,成为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8]。Vandana·Shiva则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研究,将经济发展、社会环境同生态保护联系在一起说明女性在发展中同自然一样是受到侵害和压迫的,坚持重建社会的生命主义力量。同时,作为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领军人物,她对于解放女性和解放自然有其独特的看法,反对第三世界国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效仿,认为这种模式会使女性的地位瓦解,所以应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指责^[9]。

2.2 国内相关研究

近年来,国内对于生态女性主义议题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鲍晓兰的著作《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分析西方世界的女性主义理论及其流派,阐释了女性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及关于女性学在不同学科里的进展。肖巍的《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一书则将伦理学观点纳入到女性主义中进行讨论,比较分析了相关发展问题。2009年方刚和罗蔚主编的《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一书针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了全面研究,强调生态问题中社会性别视角的应用。韩贺南和张健合著的《女性学导论》则分章节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及环境退化对女性的影响和女性环境保护运动进行了相关阐述。

相关期刊文献的研究也同样对生态女性主义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如研究者关春玲详述了女性主义理论及其发展流派,并认为生态女性主义体现了哲学视角下的多元价值观,在接受差异和多样性存在的同时摒弃等级和传

统的观念意志^[10]。曹南燕、刘兵讨论了生态女性主义在应用中的意义,认为妇女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不能局限于妇女自身的问题。^[11]陈喜荣在其文章《生态女权主义述评》中将生态女性主义看作一种本体论,它关注到整个历史根源,是一种解决生态问题的新方法^[12]。赵媛媛、王子彦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伦理学的变体,它发现了女性和自然之间一种本质的有机联系,是由女权主义与环保主义相融合演变而成的一种“从心而论”的理论思潮,其反对二元、剥削和对立等错误思想观念,重新构建和维护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与其他生物间的和谐关系^[13]。陈伟华则强调生态女性主义在寻求女性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同发展之路,它摒弃了对自然的统治和对女性无尽的压迫,摒弃所有压迫性的概念体系,女性要推翻概念性的压迫框架^[14]。赵冰冰认为环境问题和妇女问题是无法分开来看的,要采取新的价值观和发展观把妇女和环境问题加以考虑,性别的视角是至关重要的^[15]。马桂新指出了妇女与自然之间源远流长的关系,因为妇女在长期压迫之下不得以解放和发展,她们的解放是可持续发展最可行的战略和方法,她们蓄积着更多的力量,所以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妇女的合作^[16]。郑湘萍在《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女性与自然》一文中归纳了生态女性主义阐释的女性与自然的三种关系,其中包括强调女性与自然的关联、削弱这种关联和解构这种关联。研究中揭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压迫关系,提出要在生态问题上建立新的平等关系^[17]。纪艳彬在《生态女性视阈下的可持续发展》则强调真正的可持续性发展不只是经济上的增长,同样是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可持续性发展,一个和谐共生的状态才是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18]。宋艳琴的《妇女环境意识的觉醒与环保行动参与》中也指出妇女参与环境运动不仅对社会可持续发展起到推进作用,同样对妇女自身发展也有重要意义^[19]。安秀伟在她的文章《中西方生态女性思想之比较》提出将中国道家思想的精华融入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会为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提供新的思路^[20]。

2.3 研究扩展

生态移民是由于生态环境恶化,也有学者对宁夏地区生态移民的自杀意念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女性、离婚及丧偶和有精神障碍的生态移民更容易产生自杀意念^[21]。另有研究指出带有一种社会建构和性别化特征的女性消费关系着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要努力构建有利于生态发展方向的女性消费模式^[22]。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学者们对我国本土妇女与环境现实问题的研究探讨主要是从生理性别角度出发,强调女性是环境保护的主力军、女性受环境影响、女性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优势等,认为应从权利和介入的角度增强妇女在环境保护中的权

力,调查和分析我国妇女参与环保活动实践的经验与不足。

2.4 研究述评

西方学术界对于女性与环境生态问题的研究相对成熟,有丰富的理论成果,并且指导妇女参加环境保护的运动实践。国内的相关研究始于1995年以后,近年的相关研究也日渐成熟,在引进了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了解其妇女环保运动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也在对中国妇女环保运动实践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发现不足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然而对于生态女性主义的引进和研究,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切实地和本土问题相结合,容易将女性本质化,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扩大女性在环保运动中的作用并夸大女性在生态问题上的影响。特别是一些研究侧重强调女性在生态环保方面的优势和贡献,曲解生态女性主义打消二元对立的真正事实,没有认识到解决男女共同参与生态建设问题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

另从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文献梳理和研究中可以发现从事这方面学术探讨的女性居多,而男性研究者偏少,这也凸显了男女两性在个别学术研究领域的差别,使得研究成果的性别偏向较为严重。而作为生态文明本身来说,则需要男女两性的共同参与和建设,至此,我们要更多地关注生态文明建设的性别内涵。基于此,本研究强调结合中国现实,将国际理论和实践资源进行深化和本土化,实现我国环保生态事业发展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以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and 想法。

3 再塑中的男性参与

3.1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男性参与

此前有学者进行相关研究和讨论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就是实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或者说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应该实现男女性别平等,消除性别歧视^[23]。此外,也有学者认为自然整体的复合生态系统由男女性别和其生长环境组成。性别与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性别自身的协调,是保持和延续这一系统动态平衡的主要控制因素。男人没有“软弱”“依赖”“想哭就哭”的权力,没有可以任意诉说的渠道,周围的人,无论是亲人、熟人还是陌生人,都将他们视为只能“独立拼搏”“事业成功”的“强者”,可见社会性别结构和行为规范的僵化定型。这种固定的模式阻碍着女性的多样发展,也制约着男性的身心健康和自由^[24]。

这种情形的出现同样是“父权制”所带来的影响和危害,一方面男性在某些方面是受益者,而在其他方面则是屈从者。虽然生态女性主义面临诸多的困境,但它依旧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全新的理论,终将在批判中走向成熟和发展^[25]。正如社会性别学者方刚所认为的那样,男性研究可以对生

态保护做出贡献,鼓励男性颠覆父权文化的压迫,与女性携手保护生态。他从男性气质研究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给予男性研究的回应。这些都为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男性参与提供了方便和可能,成为构建男女和谐生态社会的关键所在。

3.2 性别生态意涵的启示

由此,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明确生态女性主义的思维倾向和其知识结构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去理解我国社会及个体的多样性,增加认识的广度和深度。

在生态文明的研究议题之下,提出性别视角以提高社会的性别敏感度是有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的。生态问题的主题不应该是男性,也不应该一再强调加入女性意志,而是要两性和谐参与,鼓励男性参与并构建与女性同行的发展道路模式和社会生态,逐渐建立男女性别合作的伙伴关系,提高生态文明的社会性别敏感性,有力推动我国实现社会性别平等事业的发展。

3.3 男性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研 究体系彰显

丢掉对于生态女性主义的刻板印象,不能一味地强调女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和实施优势,过分地强调女性在生态文明中的作用容易导致对于生态女性主义真正含义的理解缺失,这不仅是规范层面的缺失,更是价值层面的缺憾,由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嵌入性地、合理地看待生态女性主义的实质含义。

以男女活动为载体的生态保护模式,更多地考虑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是什么,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男性的参与过程并不是简单地促进男性参与而是更多地加强男性参与方式的转变,体现性别意识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始终贯穿。生态文明建设将性别视角的引入,不等同于男性加入或者女性加入,整个过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

要实现相互促进,任何一方离开了另一方都无法实现真正的发展,要努力把环境问题和性别问题结合起来,以发展的眼光找到适合我国的解决路径,男性参与这一思想的革新视角丰富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意涵诠释,也开拓了“中国化”的可行性发展路径。

4 男性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具体方式

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于性别的增量和关注,更重要的是应该在整个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中给予价值体现。不能只改变上层观念,更要改变微观的个人观念和个人行为,重要的是如何将学术关注转化为实践认同。

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男性参与进行审视,最根本的是实现与实践理性上的机制设置。男女协助性参与的模式促进社会生态变革,使得男性参与不同于以往的“男性决策”,从而加大男性参与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实施。男女两性参与生态文明

建设的过程是一种软性控制,而当今生态文明建设局限于技术、制度和信息的约束,开拓性别生态领域,发挥性别合作优势是具有影响力和及时性的,这于生态环境问题所面临的显要性和异常性的特征正好相对应,同时减少了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之间冲突的可能性。生态问题的解决和实践都不是孤立的,它与人口问题、性别问题、发展问题都息息相关,需要不断地整合和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多地体现生态女性主义的“中国化”路径,促成性别和谐参与在生态文明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有效机制和具体措施。

本研究倡导的并不是男性多做或者是女性多做,而是一种相互支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地回归生活本身,共同进入公共领域,也共同进入私人家庭领域,家庭劳务本身也是一种情感支持。技术是知识具体化的过程,男性参与的安全领域增强了性别文化的交汇,加深了对于文化和自然的理解,会更清晰地构建自身的社会现实。加强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男性参与具有社会实践的高度指导意义,这背后的性别逻辑,是一个合作模式的嵌入,它打破成规的定型,不一味地追求结果的平等,重要的是过程的平等,反对一切破坏和谐的行为。

5 未尽的讨论和挑战

全球化意味着资源的重新整合,生态文明建设与我国社会性别平等事业密切相关,这更需要我们严肃、认真、正确地对待,尝试对以往的看法进行探讨,减少锁定效应和路径依赖。生态问题面临的是更大规模的整合能力,使得来自不同地方,从不相识,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和历史都不尽相同的人们前所未有地联系起来,个体行为、文化行为、制度性行为这些都将对社会的发展模式、生活方式、运行机制和意识形态的形成构成挑战,将这种性别意识以研究成果的方式转化为研究实践,促进男女平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将不同的理论给予中国式的解释,实现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整体性别生态保护模式,体现男女合作的理念和认知。

生态问题让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和逻辑的真实性并思考我们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人的态度和特质影响人的行为,不能总是把过去理想化来批评现实,接受这些社会问题给我们带来的选择性和变化性,我们也理应做出更改和整合,深入发展期,迎来重要的机遇分期与脉络,来体现这个时代的多元与自由。

生态问题的研究是自我教育、自我约束,更是自我净化、自我修复和提高的过程,研究充满挑战和机遇、协调与预测,将性别视角的引入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而增强这种模式的普世作用,整合其信息功能与舆论效用,拓展其教化功能与监督能力,这更符合世界的本质和视野。[2]

参考文献:

- [1]李银河. 女性主义[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83~84.
- [2]d' Eaubonne F. Le Féminisme ou la mort [M]. Paris: Pierre Horay, 1974: 213-252.
- [3]Plumwood V. Nature, self, and gender: Feminism,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nd the critique of rationalism [J]. Hypatia, 1991, 6(1): 3-27.
- [4][美]蕾切尔·卡逊. 寂静的春天[M]. 吕瑞兰, 李长生,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62, 237.
- [5][美]卡洛琳·麦茜特. 自然之死 [M]. 吴国盛, 吴小英, 曹南燕, 等,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2.
- [6]Griffin S. Woman and nature: The roaring inside her [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104.
- [7]Warren K J. Taking empirical data seriously: An ecofeminist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Alison M. Jaggar: living with contradictions [M]. Boulder, Colorado, USA: Westview Press, 1994.
- [8]Armstrong S J, Botzler R G, Armstrong S. Environmental Ethics: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M]. New York: McGraw Hill, 1993.
- [9]Maria M, Vandana S. Ecofeminism [M]. London: Zed Books Ltd, 1993: 13.
- [10]关春玲. 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综述[J]. 国外社会科学, 1996(2): 25~30.
- [11]曾南燕, 刘兵. 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意义[J]. 哲学研究, 1996(5): 54~60.
- [12]陈喜荣. 生态女权主义述评[J]. 武汉大学学报, 2002(5): 522~526.
- [13]赵媛媛, 王子彦. 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述评[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4(10): 35~38.
- [14]陈伟华. 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角——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J]. 科学技术辩证法, 2004(50): 32~34.
- [15]赵冰冰. 性别、环境与发展——生态女性主义与第三世界[J/OL]. 自然之友网站, 2005.
- [16]马桂新. 妇女与可持续发展[J]. 社会科学辑刊, 2004(5): 53~57.
- [17]郑湘萍. 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女性与自然[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12): 39~45.
- [18]纪艳彬. 生态女性视域下的可持续发展[J].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 2008(3): 6~8.
- [19]宋艳琴. 妇女环境意识的觉醒与环保行动参与[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0(8): 53~56.
- [20]安秀伟. 中西方生态女性思想之比较[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2): 101~104.
- [21]王志忠, 李林, 张毓洪, 等. 宁夏生态移民与原居地居民自杀意念现状调查[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3(12): 901~906.
- [22]许艳丽. 女性消费生活方式的社会建构与反思[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8(6): 65~69.
- [23]于娜. 生态文明背景下的我国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D]. 杭州: 浙江农林大学, 2012.
- [24]魏国英. “性别生态”失衡问题刍议[A]//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 “社会发展与文明对话”社会学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C]. 北京论坛, 2004: 242~249.
- [25]刘晓辉. 生态女性主义——特质、问题和走向[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3(6): 8~12.

(责任编辑: 朱莉丽)